



陈琪

蹈风搏浪的捕鱼人

陈琪把握着方向盘在航行。

夏日的渔港水静波平，钢壳渔轮在港湾里一组组排列着，帆樯林立，彩旗飘扬，恍如众多欢快的音符。休渔期快要结束了，石浦渔港又热闹起来，渔民们忙着收拾渔船、网具，为出海作准备。陈琪和他的8个船员正在船上忙碌着：补漆、检查机器、加固船板、装冰。陈琪是个船老大，石浦新鹤村人，今年36岁，已有20年捕鱼生涯。

整个上午，他们都在忙碌，直到中午陈琪的妻子送来了饭菜，大家才坐下来喝上口水，歇一会。饭盒在船板上排列开来，渔船瞬间没在了一股浓酽的饭菜香中，一桌海边人家的午饭就摆在了我的面前，家酿的老酒就着冰鲜蟹虾，持螯把盏间，有关渔民捕鱼的那档子事就在袅袅升起的酒香中弥漫开来……

A 子承父业成了船老大

陈琪的父亲是渔民，捕了几十年鱼。小时候，父亲每次回港时，陈琪都要到船上去玩一会，东摸摸西看看，问东问西的，因此他从小对船就比较了解。十六岁时就跟随父亲出海，从小看惯了父辈与海博弈的场景，骨子里种下了“勇敢拼搏”的种子。如今一晃二十年过去了，他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船老大。

渔民，是海上游牧者。他们秋冬季捕带鱼、马鲛鱼、鲳鱼。春季捕小黄鱼、青鲑鱼。谚曰：“一网三万六，柯到早稻熟。”除了休渔期，他们几乎常年在海上漂泊，凭着一张网和一份雄心，展开人与海之间、人与鱼之间的博弈。

每年从9月中旬开渔的第一天起，陈琪和他的船员们就铆足劲，作好蹈风搏浪的准备。开船令一下，他们就驾着大马力的钢质渔轮向茫茫无际的大海进发。船行五六个小时后，速度减慢，开始放网。陈琪的船用的是单拖网，一般每个昼夜放三次网，每7小时起一次网。如渔获不多，就要起网再航行几个小时重新寻找有鱼的地方。

渔船拖着渔网在月光下缓慢地行驶，7个小时后，可以起网了，大家作好“备战”工作。起网机拉着渔网缓缓往回收，渔获在网的最底部。半个小时后鱼包隐约浮出水面，渔船靠近，每个人的眼里闪着期待。当桅杆上的吊杆垂下来，吊绳挂下去，巨大的鱼包被高高吊起时，大家都欢呼起来，船身也被压得向一侧倾斜。此时，陈琪不停地吹着哨子指挥着，哨声里充满了喜悦和激情。

渔获多少看运气也看技术，多时一网几千斤，少则只有几百斤。多时鱼倒出来铺满了半侧甲板。为了保证渔获的新鲜，第二网放下去后就立即开始分拣、冷藏。

甲板上灯火通明，大家坐在小凳子上忙碌着，将鱼、虾、乌贼等分门别类，熟练的手法让人目不暇接。船上装有海水龙头，冷藏前把每箱鱼冲洗一下。鱼堆里若发现特大号鱼，大家总会轮流着捧起来掂一掂重量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作业中虽然套着手套，但有时手指依旧会被活鱼尖锐的牙齿咬得鲜血淋漓，尤其是鳗鱼。如果是五千斤鱼，差不多要历时3个小时才能分装进200多个鱼筐，铺满渔船的整个前甲板。

拣好后，大家把鱼一筐筐搬进甲板下的船舱里，用冰铺好。搬鱼是一桩很累的体力活，舱口下站两个人，舱口上站两个人，把200多筐鱼一筐筐递下去，另外两三个人负责把鱼一筐筐整整齐齐地叠好，把冰铺好。大家搬的搬，铺的铺。搬的人满头大汗，铺的人双手冻僵。

B 那些蹈风搏浪的日子

人们想象中的海上岁月总是混合着些许激情和浪漫，然而真实的生活却有着更多的艰辛和冰冷。每次一网结束，船员们就脱去外套，洗把脸，走进卧室倒头就睡。至于能睡多久，还得看收网的情况来定，一般最多只能休息3个小时。在船上，任何时间都是工作时间，没有固定的睡觉时间，只能这样见“缝”就睡，以补充体力，迎接下一场高强度的劳作。如此日夜劳作，经常睡眠不足，人难免会疲惫不堪。旭日东升或满天星辰，他们无暇欣赏。

渔船虽大，但供船员休息的船舱却狭小，在驾驶室底层，约七八平方米的室内，有四张上下铺木板床，可以睡八个人。船舱冬冷夏热，且常年潮湿。他们经常在鱼腥味中、在风浪声与机器声中，伴随着船体摇晃入睡，对此船员们都已经习惯。捕鱼人的伙食基本以海鲜为主，吃饭时间没定数，忙得过了饭点是常事。

大海给了渔民慷慨的馈赠，同时也经常向他们展示不可亵渎的威严。捕鱼过程中，渔民们有时会遇上八九级大风，那时给人的感觉简直是惊心动魄。一个惊涛骇浪过来，船头被抛到七八米的高度，然后再一头栽下来，船头几乎被淹没，紧接着又被浪头一下抛到半空。渔轮在东海巨浪中颠簸，如同被命运拨弄的渺小玩具。正如范仲淹的《江上渔者》：“君看一叶舟，出入风波里。”每次船头栽进海里时，无数海浪就像冰片一样朝船上袭来，冲向甲板。甲板上若有出水口，此时水就不停地往外流着。船上若有新船员，就算不被吓晕，也会吐得只剩半条命。陈琪刚做船员时，连着晕了一周的船，头疼、头晕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呕吐不止。遇上这样的风浪，船员们在甲板上干活根本站不住。

C 在困境中勇往直前

每到冬天北风呼啸时，他们在甲板上收网、拣鱼，常会冷得瑟瑟发抖。若遇上大风大浪，冰冷的海水铺天盖地朝脸上、身上扑来，即便穿着防水衣，海水仍然会刮到脸上，如同刀割一般，冻得鼻水直流。有时在海上颠簸数日不见一只船影，只有自己船上的渔火在海里撒下点点碎碎的银光，寥落而沉寂。那时，他们总是特别特别想家，想念为他们牵肠挂肚的父母，想念活泼可爱的儿女，想念望眼欲穿的妻子，想念家里温馨的生活！

每次想家的时候，陈琪都会蹲在船头，点起一支烟，望着天际一声不吭地抽着。家里有一对儿女，大的11岁，小的2岁，老婆一个人拉扯着。有时好不容易上岸有了信号，老婆总是在电话里抱怨，结婚时的信誓旦旦如今都变成了空话，孩子生病了，着急无助时，她连一个吐苦水的人都没有。“其实，又何尝不想回家，我也想和他们一起生活，一起看日出日落，一起漫步在夕阳下。但是，若不去捕鱼，我就养不起他们；我若去捕鱼了，就陪不了他们。”这是陈琪的心里话。捕鱼的人，经常会感觉很孤独，因为他们每次睁开眼，周围都是茫茫无际的大海，每天过的都是风口浪尖上的生活，而每次闭上眼睛，心里装的都是要依靠他们去养活的家人。因此，当他们不被理解时，只能对海诉说。

有时接鲜船每天来来去去，像搬家的蚂蚁一样，源源不断地将一些渔船里的渔获收来运往码头。如果接鲜船没去收，以防海鲜变质，他们捕八九天后就回港。渔船到港后，船主直接将鱼装到鱼贩子的货车上。几小时卸完货后，他们就抓紧时间采购所需的生活用品，之后就匆匆离去。补给时间一般只有一天，有时只有几个小时，总是显得嘈杂而忙乱。

渔船航行一天一夜需耗油七八千元，因此渔获少时就会亏本。陈琪说，现在捕捞量远不如从前了，他刚跟随父亲下海时，那鱼才叫做多呢，有时五六网就能装满船舱。现在鱼少了，成本高了，雇工费用、养护船只、维修渔具、柴油等花销连年增加，现在雇一个普通船员半年就要四万多元，技术工半年七八万至十万元不等。最让人担忧的是，现在老渔民越来越老，年轻人又怕苦怕险不愿出海，船员越来越难招了。

海水冲刷，潮汐送迎。鱼腥裹围的日子咸咸淡淡，辛辛酸酸，但在陈琪和船员们的面容上，依旧映射出对生活的饱满热情。一片海，一艘船，一张网，便是一种生活。大海的气息已渗入了他们的血脉和骨髓，他们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仅习惯了捕鱼的辛苦作业，更是习惯了在困境中勇往直前。

毛亚莉/文 被采访者供图



休渔期，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里。